

多·戴桑迪著

擁抱



拥

抱

〔法〕多·戴桑迪著

李 儉 人 譯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61

Dominique Desanti

A bras le corps

本書根据 Les Editeurs Français Réunis,

1953 年版本譯出

拥 抱

原著者 [法] 多·戴桑迪

翻譯者 李 信 人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94 号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：850×1156 毫米 1/32 印张：11 7/8 字数：256,000

1961 年 7 月第 1 版

196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：1—5,000 册

统一书号：10078·1744

定价：(九) 1.20 元

目 次

第 一 部

第一章	广场上的市集	5
第二章	每天八小时工作	14
第三章	香榭丽舍的《马赛曲》	44
第四章	家务	61
第五章	安罗耶家的晚餐	74

第 二 部

第一章	工程师先生的面包渣儿	85
第二章	鹤鹑山	102
第三章	炸药	112
第四章	不容易接受的真理	137
第五章	简单的生活	165

第 三 部

第一章	二十岁	191
第二章	在老巴黎的码头上	208
第三章	伟大的一夜	219
第四章	……铁窗	269

第五章	安罗耶家的小姐	292
-----	---------	-----

第六章	好景不常	309
-----	------	-----

第 四 部

第一章	訴訟	331
-----	----	-----

第二章	明天,天就亮了	366
-----	---------	-----

后記		372
----	--	-----

給法朗索瓦·皮佑，^①

沒有他的幫助，本書是不會跟讀者見面的。

多·戴桑迪

① 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。



第一 部

第一章

广场上的市集

“你没后悔吧？”吕茜问，她伸开两条腿，用两只胳膊支着身子。

“没有，说句老实话，我倒觉得‘挺希罕’。”

吉蓓尔特跟吕茜并排儿躺着，她向背后甩了甩头发。她的头发束在脑后，一直披到腰部。她接着问自己，为什么觉得这个游泳池“挺希罕”。去年，她们这伙年轻人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都要说一声“妙”；今年她们却说“挺希罕”，或者“真够惊人的”了。

吉蓓尔特抬头望了一下。池边有几对青年人正在眨眨眼睛打招呼。一群小伙子围着跳板，跟姑娘们打趣，她们在跳水之前犹豫不决，哧哧地笑着。星期六下午的欢乐的叫声，荡漾在潮湿的空气里。虽然游泳池里装了通风器，可是死水和消毒剂的气味却仍旧无法消除。

“要下水吗？”吕茜提醒了一声，她因为自己发现了这个地方觉得很得意。

“不，不要！”

“我说，十三区的细菌不见得比十六区①的更有害吧……”

吉蓓尔特转过脸来，望着吕茜的蓝眼睛和扁平的嘴。要是去年，她无论如何也不会说这句话。吉蓓尔特望着吕茜丰满

的側影，聯想着她丈夫的笨重的身体。

离她們不远，两个年輕人两手一撑，从游泳池边上爬上了岸。他們象两条鬚毛狗似的，滿不在乎地抖了抖头发，抖得水珠四濺。吉蓓尔特濺了一身水，不服气地說：

“对不起！我們如果要下水，自己会下去的。”

“我想你們就是为了这个来的吧？”个子比較高的一个大声說，他有一头深褐色的头发和一对海水似的綠眼睛。

她們两人亮晶晶的白游泳衣（吉蓓尔特这时突然注意到了）在这儿很不調和，就象馬戏班的女演員在林蔭道上散步一样，不倫不类。年輕人装出一副侷促不安的神气补充說：

“啊，对不起，我沒有注意你們的游泳衣經不起水。”

“喂，米石尔，你太过份了，”另外一个游泳的人反对說，这人的眼睛和头发同米石尔一样，不过人稍微瘦一点。

米石尔也因为自己的打趣笑起来了，笑得滿臉通紅；他坦率地望着这两个姑娘：金色头发的一个，面色紅得象櫻桃，可是却有一張象哈巴狗的脸蛋儿。真奇怪，有多少象哈巴狗的姑娘啊。棕色头发的一个，有一双黑橄欖似的眼睛和一張可以做牙膏广告画的嘴巴，嘴角和眼睛周圍的皮肤被太阳晒成金黄色，好象她是在十二月里从海濱回来似的。在她的笑容和她那一身瘦长的肌肉的动作里，有一种一般女人很少有的自信……（一般女人总是想用她們的嬌媚引起你的好感。）

“喂，轉过臉来吧，你的眼珠子要暴出来啦，”里沙小声兒說。

他們两人一起笑了。米石尔挺起了胸脯，他喜欢一鼓勁把上身的肌肉鼓成个倒三角形。夏天，他时常在車間里脫光上身。

① 巴黎的十六区是高貴的住宅区，十三区是平民区。

別人多少帶點羨慕的心情取笑他：“老爺大概每天跟着音樂做早操吧？”米石爾聽了一點也不覺得難為情。

“我覺得，這兒的人才真正在尋歡作樂，”吉蓀爾特說。“在我們那兒，你如果不裝出一副老于世故的樣子，人家就說你這個人很可笑。”

“在你們那兒，無聊變成了教育的一部份。”呂茜說。

“怎麼，你說在‘你們那兒’，倒好像你不是同我一樣從一個窩裏出來似的……”

“不錯，”呂茜說，“我已經從那個窩裏出來啦……”

“米……石……爾！”

從吵鬧的聲音中傳出來一個聽不清楚的叫聲，穿過了水池。

乃麗站在那一頭的跳板前面，捧着一個皮球。有一個聲音說：“又有人在追封面女郎了！”米石爾聽見那個叫聲，心口上好象被冶煉錘砸了一下。他正在用一條毛巾擦背；這時他突然停了下來，面色蒼白，不知該怎麼辦才好。要不要假裝沒聽見，讓乃麗明白他再也不會跟她一塊兒出去，讓她明白，象以前那樣星期六同她一塊兒游泳的日子再也不會有了呢？他的眼睛遇上了穿白游泳衣的棕發姑娘仰起來的臉。他站在池邊叫道：“好啦！”乃麗把大皮球拋了出去。他們兩人面對面地同時投入水中，過了一會兒又象鯨魚一樣噴着水，準確地在皮球兩邊鉆出水面，那種準確性可不是一天練出來的。內行的人早已在他們面前讓開一條路。

“这六个月来你什么也没有损失，你这个没有情义的家伙！”
乃丽微笑了，好象他们头一天才在末班地下电车上分手似的。

“可是你却把我甩了，”米石尔说，口气很恳切。

乃丽在他身后游着，一面用食指推皮球。

“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病好了回来，你总是躲着我……
米石尔，干脆说一声，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！我们不能就这样分手。”

到了池边，她象得了冠军似的，做了一个鬼脸。

“怎么回事？我不喜欢人家吃剩的面包渣儿。哪怕是工程师先生的，我也不喜欢。把这句话装在你的脑袋里，然后再把你那顶有羽翎的帽子扣在头上。”

他象表演似的，把皮球拍了一下。青年人的脸突然变得冷酷无情。他转过脸来对她说了几句话，每句话都象迸在眼里的铁屑一样，叫人听了难过：

“我想我们再也用不着呆在一起了。我走我的，你走你的，再见！”

他使尽力气把皮球扔得远远的。冶炼锤好象在捶击着他的胸膛。这一次他是从梯子上一级一级地走上去的。他抓起弟弟的毛巾。他浑身起了一阵鸡皮疙瘩，好象真的被荨麻刺了一下似的。他擦了擦身子，接着就对那两个不认识的姑娘说起话来，声音还有点颤抖。

“怎么样，池水对你们当真没有一点吸引力吗？真的？说不定你们想上外面市集上玩俄国雪橇^①吧！”

“不知道，我从来没试过，”棕发姑娘说。

① 是一种木制的滑梯，从高处下降，时高时低，坐在上面好象乘雪橇似的。

“如果你們愿意，我和我的弟弟可以当向导。”

金发姑娘沒有回答，棕发的一个突然用挑战的口气說：“好！一言为定。”

米石尔哥几俩很快地穿好了衣服，到了外面，那两个姑娘已經准备好了。米石尔想：她們穿着这样的皮大衣，恐怕坐在美国汽車里要比坐在俄国雪橇上适合得多了。他問这是什么皮做的。金发姑娘的大衣是旱獭皮的，棕色头发的是美洲鼯鼠皮的。米石尔又想起了剛才的那句話：“我不喜欢人家吃剩的面包渣儿”……想到这里，他又生气了，一双眼睛也气得看不清东西。他裹紧了短皮袄。

“怎么样？她們对这种乡村式的市集倒有兴致？不怕坐在木馬上把皮大衣扯破嗎？”

他心里这样想着，怕今天晚上玩得不痛快。

天黑了，在象一个外省的省政府似的区政府門口，狭小的草坪周圍的市集上，游人越来越多，人声也更加嘈杂了。市集就在这个拥有十八万居民的区中心。这个区里的居民，不是挤在租金低廉的房子里，就是住在貧民窟里。好几幢这样的房子只有一个狭长的水泥院子，院子的顏色和气氛簡直象一口水井那样阴沉。

木棚里的小販又有了希望。

“来！来！大减价，”一个长絡腮胡子的人吆喚着，“二十法郎打十二枪，比万森沟的价錢还便宜！”

“怎么样？我們去坐俄国雪橇試試看吧？”

金发的姑娘謝絕了，她的丈夫是医疗站的医师，現在快下班了。

里沙也匆匆忙忙地赶到写字間門口去等他的茜蒙娜。

米石尔和穿灰大衣的姑娘朝俄国雪橇走去，他們認識沒多久就单独呆在一起，觉得很拘束，生怕話头冷落下来。

“您是个大學生吧？”她問，她那对黑眼睛漫无目的地望着人群：几个阿拉伯人比着簡單的手勢，在用簡短的句子說話，一对对的男女搂着膀子，靜靜地站在人流里。

“我？不，我是个鉗床工人。”

看样子她好象沒听懂。

“也就是冶金工人。我叫米石尔·白里耶。您呢，您叫什么？”

她只把她的名字告訴他：

“吉蓓尔特……”

他沒有問她做什么工作。穿这样一件大衣，不見得能做什么了不起的工作。

俄国雪橇使她紧紧地靠着他，这是早就預料到的，不过他並沒有利用这个机会。他用一只胳膊圍着皮大衣，亲切而又大方。他轉过臉来，得意地問她：

“有趣嗎？”

她要玩那种摆动得很厉害的小船。冷冰冰的、墨黑色的天空沒有减低他們的兴致。她和他面对面站着，臉上的脂粉掉了，大衣也乱了，寬大的裙子有时被风掀起，露出尼龙衬裙。她向后仰着头。

“您是个古怪的小伙子，”回到地面上以后，她一面从蜥蜴皮手提包里取出一把小梳子，攏着散乱的头发，一面說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其实他心里很得意。

“我不知道。我想象中的冶金工人不是这个样子……”

他們打一个用紙牌算卦的女人面前走过，她要替他們“算算他們戀愛的前途”。在走过一个演魔箱幻術的女人跟前的時候，米石尔拆穿了其中的秘密：

“我有个女朋友，有一天生活沒有办法，就頂替箱中女人的缺，因为那个女人跟一个跑街的私奔了。人家把她装在一只有玻璃鏡子的箱子里，看上去，箱子好象是空的。按照杂耍市場的議价，她演一場得到五百法郎。”

吉蓓尔特咯咯地笑起来了，有意卖弄她的发亮的牙齿。

“您时常逛市場嗎？”

“难得逛一回。我很忙。”

他买了一块巧克力，价钱相当貴。

他們嘴里塞满了巧克力，念着广告：IN THE WORLD①妙不可言的旅行：二十法郎；IN THE WORLD 最动人的玩意儿：二十五法郎。吉蓓尔特摇摇头說：

“可笑，这种崇美狂！”

“IN THE WORLD……（他把 IN THE WORLD 讀成 IN TE VORLD）世界上，他們这还不够嗎？我們究竟是在法国！他們这种崇美思想簡直太不象話了！”米石尔严肃地說。

“您是个古怪的冶金工人，”吉蓓尔特又說了一遍。“想不到冶金工人是这个样子。”

“您时常在想冶金工人是什么样的人嗎？”

她瞟了他一眼，翹着嘴回答：“是的。”他覺得她这个表情很动人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① 英語：世界上。

“因为，我有我自己的見解。”

他特别喜欢看她不露出滿嘴的牙齿准备拍美术照的表情。

“为什么？什么样的見解？”

他觉得有趣起来了。她轉过头来对着他；皮大衣的鈕扣松开了，露出白色的衬衣。

“很进步的見解。”

他抓紧她的胳膊，瘋狂地大笑。

他陪着她一直走到地下电車站，走上月台，又一块儿走进車廂。她拿的是头等票；在小古堡換車的时候，她挽着他的胳膊走进灯光明亮的迴廊。她在写着奈亦門的路牌前停了下来。

“米石尔！”

“噢。”

他的臉紅了。

“我想我們最好就在这儿分手。謝謝您陪我玩了一个晚上；我难得这样快乐。”

他带着肯定的語气說：

“我們还要見面哩。”

“好。”

她在一張卡片上写了一个电话號碼：KLE 12—34，說：“我下午在我父亲那儿工作。”他两手放在皮大衣的袖子上，凝視着她。路过的乘客不断地撞着他們。他輕輕地吻了吻她冰冷的面頰，右手捏着卷起来的卡片，匆匆地走了。“吉蓓尔特，住所电话：KLE 12—34”。他温和地責备自己：“已經九点鐘了，开会我要迟到了……得了，总也需要一点儿生活呀！”他接着又后悔沒有在这个穿皮大衣的姑娘的嘴上狠狠地吻一下。

在車廂里，他象小孩打开一包礼物似的，怀着喜悅的心情展